



202505版權所有

文／李祈佑 圖／Sukay · A Kang

無愧見主面

會堂的佈置莊嚴而凝重，我的座位在最前面，因為大家說，第一排已經留給他最好的朋友了。

進入會堂前，我告訴自己今天不能再哭。一步步走進會堂，螢幕上正放映著屬於他的照片回顧，還播放著我們錄下的詩歌。當看見、聽見這些時，儘管會堂中間是條筆直寬敞的路，我還是需要走得小心，因為我的雙眼早已佈滿淚水，甚至肆無忌憚地湧出，我也顧不了剛剛對自己的要求了。

好不容易才走到專屬「好朋友」的座位，雖然身後都是教會同靈，但坐在位置上只顧著悲傷和拭淚的我，覺得會堂彷彿變得空蕩且寧靜。直到司儀的一句「喪禮開始」，才劃破那片只有我自己的寂靜。

忽覺時光飛逝，我從當初懵懂的小大一，成了肩負領導責任的契長。起初，對於自己能夠勝任契長一職，擁有十足的信心和熱忱。7月剛上任時，正值大學生的快樂暑假，我也陸續收到傳道轉來的新生資訊。但當時還沉浸在無憂無慮中的我，並沒有特別將「新生關懷」放在心上，只覺得這應該是件輕鬆的事。隨著每天持續收到的訊息，才讓我漸漸感到壓力。令我意想不到的，這學期竟有23位新生加入團契。

暑假期間，家人安排一趟前往澳洲為期九天的旅遊，此時的我更專心於期待旅遊，似乎早已忘了聯絡新生的事。出國旅遊的前一天早上，起床後，發現手機有一封陌生訊息，對方表示自己是今年加入的新生。我嚇了好大一跳，因為我根本還沒開始聯絡，新生卻已經先主動尋找團契，這使我心中充滿愧疚，也為之後的省思埋下一道伏筆。

我注意到這位學弟的大頭貼，是一張騎著帥氣打檔車的照片，讓同為騎檔車代步的我對他充滿好奇。或許是擁有一樣的愛好，我們很快地在暑假期間透過訊息熱絡地聊起天來。儘管我們尚未見過面，卻如同遇故知一般。

訊息中，他向我詢問團契的大小事和信仰上的問題，我們也彼此分享。在更加熟識後，我詢問他：「為什麼那麼早就主動尋找團契？」他回答：「因為我的哥哥也是契長，我明白幹部的辛苦，所以想透過主動接近團契，減少幹部聯絡的壓力。」這時，我感覺這位新生應該很貼心、很成熟。

人們說：「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。」開學後第一次晚間聚會馬上就到來。感謝神的是，雖然大家對新環境還不熟悉，卻能看見許多位新生出席聚會，心中感動無比。聚會後，我潦草地與每一位新生打過招呼，便開始忙碌與教會負責人聯絡團契的事宜，學弟也趁我忙碌時先回宿舍休息了。

忙完之後，我主動關心每一位新生，與大家聊聊天，我也特地傳訊息關心學弟，開玩笑地問：「你怎麼落跑（逃跑）了呢？」他回答：「因為沒有熟識的人可以說話，覺得有點尷尬，所以就趕緊離開了。」這句話也讓我再次思考新生關懷，要顧及到每一位新生，真的很不容易。

男生總能在短時間內熟識並打好關係；若又有共同話題和興趣，更能迅速縮短彼此的距離。很快地，除了契員之間彼此認識，在團契中，加上學弟，我們有四位弟兄更是要好。我們常在聚會後聚在一起，又因他們平時都有健身的習慣，所以我們也時常相約運動。我的個性就是愛開玩笑，明知自己身材瘦弱，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卻總愛挑釁他們來跟我打架。在每一次「對戰」中，我未曾站上風，總是到最後才趕緊認輸道歉。

我和學弟就讀同一間學校，所以經常相約一起吃午餐和晚餐，而他也是一位單純的弟兄，因此每當與他談論時，總能收穫很真誠的對話。這樣一次一次的見面，漸漸地，我們變得無話不談。還記得，有一次他的摩托車故障，我便接送他上學，並一同將車子搬上學弟爸爸開來的貨車，此時的我們已經很信任彼此。

另外，他們三位弟兄常常找一堆藉口跑來我的租屋處，又故意賴著不走。我們四個人擠在一間單人房裡，聊著對大學生活的憧憬和夢想，好不青春！

某個週三，我滿懷心事，想找個人分享，中午便邀請學弟到我家聊聊。吐露完心事後，我們一起午休，因為下午還有一堂課，醒來後便趕緊收拾下樓。到了車旁，我們又依依不捨地聊起自己對於聖工的期許，並互相立下未來的承諾，最後滿懷鬥志地互道平安。

隔天，我和輔導大哥相約到較山區的學校關懷新生。接到新生後，我們一同前往餐廳享用晚餐，度過了愉快的時光。直到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響起——對方告訴我，學弟出了車禍。我立刻聯絡山下的大哥姐，請他們前往醫院探望。我也懸著一顆焦慮的心將剩餘的餐點吃完，心中想著：「等到了醫院，我一定要揍你，每次都提醒大家要小心騎車了！」

飯後，大哥接到一通來電。電話掛斷後，大哥臉色凝重地說：「情況不樂觀，正在急救。」當時我們正在過馬路，聽到消息的瞬間，我整個人僵住了，從腳底一路發麻到指尖和耳朵。勉強移動到路旁後，我便直接癱軟，撐在老街一間已歇業的攤位旁。直到他們攙扶我到車上休息，我的思緒仍是一片混亂。

從學校返回教會的路上，我的思緒沒有一刻停止運轉。或許大哥也知道待會我會直衝醫院，基於安全考量，他主動開口說要載我過去。在前往醫院的途中，我不發一語，心中不斷禱告。當我們即將抵達時，又有一通電話打了過來。在寂靜的車上，對方說話的聲音格外清晰，他說：「到了嗎？如果沒有可以回去了！已經斷氣了！」

我完全麻痺了！如同一枚稻草人般，異常平靜，所有的思緒瞬間停止。一走進醫院，就見到了學弟的爸爸媽媽。爸爸牽著我，安慰道：「弟弟已經被神接回去了！」爸爸的語氣讓我不敢哭，因為我明白，正承受痛苦的，是他們。

當急診室整理完急救器材後，便讓家屬和我進去見最後一面。一看見學弟的遺體，我的眼淚就止不住了。爸爸媽媽牽著彼此的手，撫摸著學弟的額頭說話；我也摸著他的肩膀，卻一句話都說不出口，所有的回憶在那一刻湧上心頭。我立刻聯想起之前打鬧的畫面，一拳就打在他的臉上——邊掉淚，邊想著：「這次打架，我終於贏了，而你再也不能還手……。」

後來，學弟爸爸和我分享，學弟曾私下和他約定，要好好跟著我一起服事，未來也想擔任契長。媽媽則是抱著我，感謝我們這段時間的陪伴，並說學弟這幾個月很快樂。

因著這起事件，除了美門團契全體情緒低落，我更無法在曾經相處的環境中獨自停留。看著學校門口事故記錄板上寫著「死

亡」，便彷彿被禁錮在悲痛的囹圄中。身為契長的我，更是不知道要如何帶領契員，一開始的信心和熱忱，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週六，聯契的輔導傳道來到團契勉勵大家，打破沉重的氛圍和契員分享：學弟只是寫完他的考卷，交卷了！現在已經在樂園玩溜滑梯、吃冰淇淋。但值得思考的是：當換作我們要交卷時，是否也能夠坦然、能夠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並且無愧見主面？

雖然大家都曉得，我們所遭遇的都是出於神（詩三九9），卻還是不免因人的軟弱而難以停止悲傷。然而，我知道身為契長，更要以身作則。因此，我要主動舉起禱告的手，如同摩西用禱告帶領以色列百姓戰勝亞瑪力人一樣（出十七11）。

很快地，迎來楠梓教會的靈恩佈道會。在靈恩會中，我常常流淚禱告，以前感到很辛苦、很疲累的長時間禱告，如今對我而言都是重新得力的機會，如同登山寶訓所言：

「哀慟的人有福了」（太五4），因為我真實實體會到，流淚的禱告必得安慰。經過這次的靈恩會，我也發現，團契漸漸有了屬靈的生氣，不再只是充滿憂傷。

經歷了同靈的離世，我學會感謝，也珍惜每一次和大家見面的機會。我也發現，原來早上能夠睜開眼睛，是一件多麼值得感謝神和讚美神的事！因為明天如何，我們都不知道（雅四14）。既然生命如此短暫且飄忽不定，我們想做這事或做那事，其實都在乎神的旨意（雅四15）。這也使我明白，能夠在世為主作工，並且與最好的同工一起服事神，都是因為「主願意」。

再次流著淚回顧這段往事，我也反思自己對於聖工和待人處事的態度。在未來的信仰路上，更應該把握每一次事奉的機會，努力將至好的獻上。如此，當離世的那日到來，我也能與最要好的同靈相聚在樂園，並且無愧見主面。



明天如何，我們都不知道，惟願把握每一次服事的機會，
努力將至好的獻上。如此，待離世的那日，
我們也能與最親愛的同靈相聚在樂園，並且無愧見主面。

